



警醫記事

十兩
566



中武9
866
卷

同治九年
二月

警醫記事

黃不味再望賢之信濃淺田惟常識此甫著

四
三

同治九年
二月

紀曉嵐曰。西學之致力。亦以格物窮理為要。以明
體達用為功。與儒學次序畧似。特所格之物。皆器
數之末。所窮之理。又支離怪誕而不可詰。是所以
為異學耳。余謂紀氏之言。可謂中其肯綮矣。然吾
邦之奉洋學者。則以為格物窮理。非復漢土聖賢
之所及。而不知洋人之所研明。聖賢皆既發其端。
夫地圓之權輿。于大戴禮。地動之淵源。于尚書考
靈耀。車船之根據。于曹王臯傳等。姑舍之。就我醫

事夷考之。脊裏大動脈為百脈之源者。出于靈樞
五音五味篇。記性在腦者。見于黃庭內景經。其他
剖體驗骨刺腫。決絡結筋。搦腦剝背。瀦腸。軒岐已
論之。俞華既行之。而螭鉞角法。打膿坐導。浸脚芥
泥。漢唐以來方書。比比用之。而昧者反為洋學洋
術。以誇其開創。何也。蓋軒岐之淵奧。俞華之精詣。
自非通博明達之士。不能窺其藩籬。是以鄙瑣庸
陋之徒。惑溺於怪誕驚俗之書。噐數易窮之說。而
竟不知吾聖賢之道為何物。豈不可哀之甚哉。余
有深感於此。因錄洋醫治療之一斑。題曰警醫記。

事以為生徒之鑒箴。夫理者運於有而藏于無。其
變不可測。人徒知理之為理。而不知不理之所以
理。宜乎奉聖學者寡。而信洋術者衆也。文久紀元
孟夏日識。

文政八年丙戌春。蘭醫西勃而多。在京師。時蘭甲必
丹某赴江戶。歸路至關驛。跌蹶傷損。艱甚。入京。就西
勃而多謀治。西勃而多設方數端。竟不能愈。護送官
患淹滯後期。廣詢衆醫。有人進正骨科山口滿二者。
稱難波流。滿二診畢。放言曰。小傷損何至如此。使余療之。
不出三日矣。甲必丹從而請治之。三日病果愈。先是

崎舉譯官穎川氏嬰眼疾。瞳孔潰蝕其形。或如梅花。或如菊花。漸窄小如針尖。如細勾。物象昏昧。左眼遂盲。將及右眼。西勃而多診之。曰。截角膜。開瞳孔。則明可復也。穎川氏奇其言。託之。於是西勃而多求豕頭。懸之於屋梁。執利刀。截其角膜。習慣數次。手已熟。使病者靠椅。傍人拿住其頭。以左手開兩瞼。右手執刀。向角膜下邊橫截三分。瞳孔收縮處。鑷子惹膜出之。從剪斷去。瞳孔忽現。視鑑明亮。然以眼精未充足。物象閃閃。如接電光。不堪眩曜。乃以青布繃帶包護之。七日。以火酒和藥點于眼中。又服汞粉。月餘。刀痕生。

醫漸漸稠厚蔽明。加之軀體虛憊。狀如瘵疾。家人懼而辭治。時有武藏醫人本莊普一。挾眼科來遊。請而診之。普一曰。子病得之於先天遺毒。非一朝一夕之故。而醫欲速效。與慄悍之藥。施暴斷之術。病根未拔。血液已耗。所以身體虛羸。眼視再翳也。夫軀體者本也。眼目者標也。盍捨其標而治其本。軀體既壯。眼視亦可復耳。穎川氏悟。乃委治。普一與之滋補劑。及剛鐵丸。又時用緩下劑。一補一瀉。將息自乙酉三月至丙戌四月。血液漸復。身體向健。普一曰。本已固矣。當治其標。以脫翳之藥。點于目中。燒針刺其血絡。洗蒸。

除其外熱。施治殆二百日。瞳孔漸全。目視豁然復常。吾邦正骨眼科。其法皆家世所傳授。試驗習熟。故處治有叙。蘭醫乃欲一切以理斷之。所以無効也。福岡公樂善嘗過崎巒。召西勃而多問各國醫法。西勃而多答曰。亞細亞洲之疾。非亞細亞之醫術。則不能瘳。歐羅巴洲之病。非歐羅巴之方藥。則亦不可。各隨其風土。彼此不可相通。此即醫之要旨。以此觀之。渠亦似悟。吾聖人異法方宜之教者矣。

幕府臣栗山勇三郎祗役。在布兒蝦夷地名患疥癬。瘡愈後。胸肋隱隱痛不止。因就醫于箱館醫。或以為

痰。或以為氣。治皆不效。疋羸益加。時有鄂羅斯醫某。頗得聲譽。同僚薦之。勇三不喜洋醫。固強乃招診。曰。右乳下肋骨第一二間成壅腫。不早治。則將釀膿。膿成非用鍼不可。今幸壅腫未深。可以緩和藥消散之。此漢人所謂憂鬱病。係氣血鬱滯之所致也。乃與藥水一壺。服之日五六合。時減至三合許。服法與本數日後又診曰。膿已成矣。請鍼之。勇三辭曰。子先言消之。今言鍼之。何言之相矛盾乎。某且謝。且請鍼不已。乃許之。出膿一合餘。烏羽莖填藥末。當瘡口。則忽從內吸入。膿水隨噴出。勇三眩其奇。始大信之。受療周

年而瘡口不收。時時出膿。其色淡紅。比前稍稀耳。偶勇三父在江戶。病篤告急。勇三倉皇來辭。某嘆曰。子病頗除。尚仍半歲。可期全愈。今委之他醫。不唯失予功。又將隕子命。盍俟瘳而去。勇三謝以所天之急。不能顧身。某為製藥水數劑。與之。且謂曰。子病貴邦醫師無知其治者。想家翁之病亦當然。歸則速郵寄其証候。予為治之。相共拭淚而別。時方嚴寒。風雪途中。寒熱咳嗽並發。飲食減少。羸瘦倍初。氣息綿綴。至都日。請師岡貞春。貞春診曰。脉雖細數。胃氣猶在。瘡口雖不收。府藏未潰。身體雖枯。元神未耗。予自有治

方。乃與十全大補湯。服之三旬。氣血漸旺。膿盡肉生。不出五旬而愈。是歲鄂羅斯密尼私兒某携妻及醫某妻。來于江都。勇三訪之。某妻嘆曰。良人以君為已死矣。何計今日相見也。尋勇三奉命護送密尼私兒於箱館。鄂醫見之。歎曰。吾醫理極精蘊。自謂萬邦可一貫。如子病在吾邦。則愈不過數月。然在他邦。歷一年無效。江戶之醫。則一匙起之。是殆五方異宜。醫治亦不可不從風土者歟。因請傳其方。勇三乃寄書於貞春。得治方。併記概略。以贈之。時安政庚申春三月也。

萬延二年辛酉冬十二月五日華旗國舌人弗迂斯
 賢出遊之次過訪普魯社客館迨夜而還抵赤羽川
 有即馬上而斫之者弗迂斯賢駭而馳五六十步流
 血淋漓始知創口巨大眩悸而落護衛者抱擁而歸
 馳請於久留米醫士山本甫文甫文携喜多村健二
 名温嘗從而往閱其創口臍上至右臍下橫斷六寸
 許少腸脫出如小紅帶蟠屈湧血染席皮肉刮白脉
 微如縷氣息奄奄將絕甫文欲急收腸縫創華旗領
 事官破爾利斯曰今徵醫於普魯社館請俟其來無
 幾醫至熟視創口忸怩有難色其三剪刀二縫鍼儼

蝕不為用因借甫文所齎以燈油塗創口將收腸下
 鍼腸堅硬不能收伎頗窮甫文扶而收之醫乃自創
 口上端縫下其間一分餘鍼約三四十疇而鍼之所
 入不過於皮膚間歷半時許縫僅了去污衣安寢處
 而膏藥不貼繃帶不施服藥亦不用須臾患者發嘔
 吐脉絕四逆悶焉而斃時夜三更也健二為予言如
 此夫療創先洗淨污蟻熟視癩處腸之有瘻不療之
 則忽腐爛而死收之之法熨蒸取温去痰否則腸雖
 收不能安定也縫合之法先縫其中央令創口相合
 而後上下左右隨宜縫之五分一鍼鍼入肉寸許否

則破裂難愈。雖愈癢不平。狀可醜。此療瘡之大段也。今彼之所為。縫合雖密。鍼之所入已淺。且不事洗淨。縱令患者不即死。數日之後。汚血滯蓄。肌肉糜爛。絲脫而創裂矣。况復縫合之後。不施繃帶。則血氣不接續。起居不輕便。又不服藥以益氣滋血。則元氣日減。血脫不復。終亦至。焮痛腐潰耳。彼慮不出於此。徒欲蘓息得乎。健二又言。其下手之際。似坐非坐。似卧非卧。一脚曲。一脚直。體不便。面流汗。手指戰掉。處置失當。勞苦之態可嗤。予嗟療一小創。猶歷半時許。若夫爭亂戰鬪之間。頭割。臂斷。腸絕。骨碎。將何以處之。

意彼土專以炮銃為戰具。故多火潑焚燒。而少有刀創。故其術拙劣如此。吾邦刀劍之銛。刺擊之勇。冠絕萬國。尺餘之創。每每有之。而療法亦大備。夫各國民風土宜。其異如此。而奉洋說者。概謂邦醫不及西醫。安可乎哉。

天下平治

周土宜其異境北而幸其境亦不
萬國又論之陰其地亦大制夫各國
險於其南林亦必吾民之險陳華之
意於土事以出難為解具於之入
錄焚劫而少亦

